

# 珍惜文化 學習佛法

高明道

二三十年來，寶島臺灣的宗教動態十分活潑，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信仰，發展空前興隆。在這多元、無拘的演化背後自有其經濟、心理乃至政治環境等複雜助緣的推動，故此就宗教現象來論，當然可以用社會學、人類學等非宗教學的研究角度來進行有意義的相關探索。不過在此要談的單純以釋氏為範圍，以文化為主軸，以學法為關懷。

大體而言，在臺灣的佛教——無論是從大陸還是從日本帶進來的傳統，也不管其義理教學、修行方法或組織形態如何——歷史上原本都屬於聖典為漢文的佛教，亦即是遠東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移植之後，儘管處於不同時代，面對不同族群，因應不同需求，對臺灣的華人社會多少能發揮積極、正面的作用。儘管如此，不容諱言，從整體佛教來看隸屬同一體系的這「一個佛教」，在社會現實面上受各種意識形態之牽引，難免發生內在若干衝突。這是自然的。佛教既是緣起法，非起變化不可，而變化本身也不能說不好。不然，怎麼可能有所改善，有進步呢？總而言之，原來的佛教呈現出不少新面貌。

然而在臺灣的佛教這數十年來更特別的一個發展，就是整體佛教的另外兩個大體系也被介紹到這塊土地。先是西藏佛教，接著是上座部佛教。簡單地說，前者屬於聖典為藏文的中亞佛教，而後者代表聖典為巴利語的南亞、東南亞佛教。當然，有人類，就有文化的交流，這是歷史現象，本質上不牽涉好壞。未料，三大系的佛教聚集此地，卻衍生出一些心理問題。西藏的師父會說，只有西藏的佛教傳統保留了整個的印度佛教，因為只有雪鄉的釋氏具備經跟續（也就是通俗所謂「顯」和「密」）完整的傳承。在一個歸依中國佛教門下的人聽來，這話無非貶低他熟悉的信仰，指出他所學的其實少了半個佛法！東南亞的師父會說，只有他們保留了佛陀真正的教法，因為大乘並非釋尊所說。結果，我們的傳統中國佛門弟子還是聽得很不是滋味：難道我長久以來相信的都是外道邪說？

實際上，這只是問題的一半。視上師為佛的本地西藏佛教徒自是深信師父的話，不小心，容易認為中國佛教比西藏佛教貧乏，而尊仰上座部長老的本地「南傳」佛教徒也不會懷疑師父所講的，一樣不小心，容易相信自己學習的才是如來原始的聖教，不像中國佛教變了質。面對遠東的佛教，這兩個新信徒都共同慶喜自己選擇對了，然而面對彼此，距離卻更大：在前者心目中，東南亞的佛教還不如中國佛教，因為是自了漢的小乘，連波羅蜜多乘的菩薩道都沒有；在後者眼裡，西藏佛教比中國傳統更偏離正法，因為不但相信一般大乘經，且更多出深受印度教影響的密續！

這種即使沒講出來，大家心裡有點不舒服，互相沒交集的癥結在於沒把文化跟佛法分清楚。中亞、南亞、東南亞，無論哪裡的佛教跟遠東的佛教一樣都是緣起的，一樣不斷在變化當中，而且，雖然可以用聖典語文大體把當今的佛教傳統分成三大系，三者也確實各具特色，不過每系內同時又呈現無數差異。例如不丹跟蒙古、康跟拉達克，流傳的佛教都屬於藏文聖典的中亞佛教，不過其面貌各具濃厚的地方色彩。錫蘭的佛教跟泰國的佛教都屬於上座部的傳承，但不是因此就沒有差別；泰國北部跟南部，儘管目前處於同一個政治版圖，南北的佛教卻不盡相同。諸如此類的情形，就屬文化現象，或講得具體些，是佛教文化的現象。既然是佛教的文化，在這麼一個環境裡成長、受教育的人，除非跟其他文化進行對照、比較，否則很自然、未經選擇而產生認同，乃至在佛教（即自己熟悉的文化）與佛法間劃上等號。

文化——更不用說宗教文化——是人類才有的，基本上有價值，有

意義。文化的研究不僅幫助我們獲得較正確、完整的認知，也讓我們對一個文化的源流、發展與演變有更進一步的瞭解，甚至洞察這個文化是否有些地方應該可以更好。不過研究一個佛教文化，諸如相關語文、典籍、唱頌、儀軌、法器、佛像、建築、制度、思想等等，固然很有意義，值得支持肯定，卻並不等於學習佛法。佛法的實踐，旨在解脫、成佛，或最低限度在保證來生生到善趣，所以佛法的行持不外乎修善斷惡，純然在內心下工夫。只有如此，才可能減輕、根除煩惱，增廣、圓滿功德，達成個人法上的願望。當然，若是能夠均衡照顧到文化的學習與發揚以及佛法的聞思與修成，那是最理想不過。假使不能的話，從生死輪迴來看，應該以學法為主，免得活著煩惱熾盛，困擾自他，而臨終徒然後悔，懊惱不已。謹與讀者諸君共勉。

